明文海卷四百二十

餘姚　黄宗羲　編輯

傳三十四

仙釋

尹蓬頭傳　彭輅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爲天瘮观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淂邸寓鄽閉閡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甞詣人會瀌麪餉

客約盌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史噉之
盡孫梟秀才曰某伯父接尹于市：有擔瓜責者某伯
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噉瓜立盡無餘也南
戶曹李貞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于都門外僕
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早見使
者言已得告盡趣裝矣頃僕还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十
往來特一飯頃耳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
日命其隸呂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
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咲曰此為鼻柱非左病
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呂已也御史亦異之
魏国館尹斋舍畫尝隐几卧寤而語魏国曰適遊姑蘇
洞達山甚遠也魏国愕不信即出袖中兩緑橘畀之時
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供衣
餼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尫瘵諸擅醫名者悉告
技窮母乃乞命于尹：曰此非藥力所能為碩太夫人
遇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向此白骨也令直置兩榻
直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仰卧尹鼓氣運轉噀嚏：有
声氣達湧泉貫少年足若大火然蔵府支節間者舉体

汗如雨注耗職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蘸蘸有生色别授圭匕葯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礼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第本貴介筋骨脆难夅我我從危苦堅耐入道世人總不堪也雖無長生分汝以其勲業顯式文成悵然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愚自矜飾而以闡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争趋軒車滿户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随輿隷尊稱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為礼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洒㨿

東面坐而謂曰爾欲我譚道耶張曰夫道难言唄談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羡門之解形銷化且尔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尔無我罵尔注悟真篇恐天下尔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尔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為抽廣成壷丘延歷度紀樞奥稍論叙柱下五千文暨内典華嚴楞伽姬易良卦彖文三教渾合之旨翩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闻于是始知尹之辨慧不羣遂于元氏學也尹帰倚墻立自掌其頰数十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益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

南黄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以一芒鞋貽尔師我不能待别矣又数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黄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也無何逆閹刘瑾滔圖不軌惡尹私有謡斥羅而戍之閩右尹至戍所偶过鉄鶴观騎一鶴淩空飛去論曰嵇康為神仙縣異禀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禀異者鮮不學不學而何以合三教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歳則居常不食之而欣趣無餘非康所謂調攝也耶不然而何以能至元而弘正也我明以神仙著称僅張邋遢冷子敬尹蓬頭三數人回視雲籤一何寂寥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々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尹髼頭傳 列仙傳補　屠隆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嶶欽北狩時事至元浔礼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于真定遇犀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乱景泰中時往来荊襄陝洛閒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荅宗室怒杖之垂死令至棺中昇出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徹露竅穴少

少便呼吸其人怜而許之及夲火空棺耳遊南都咸国
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
餘矣正德初太監頼義召至北京刘瑾時方窃權欲以
威刼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縛送法司議
死司冦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于
鉄鶴观發土得鉄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
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毎三問之自言毎一接命必
浔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对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
色一食能尽胡餅數十酒数斗或数日不與亦未甞告飢乎
居惟单衣衵隆冬不寒

樵陽子傳　孫継皐

樵陽子者猺淮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雷方氏
誕有踞而募于其門者父若母因呼之化緣可二
歳父若母死安縣安縣民陳和養為子養十餘歳陳夫
婦亦死化緣孱然一孤童耳則托足青城山下童翁家
童家翁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
升米或碗許米市樵子柴尽一挑樵子不計也一日入
山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

髙崖萬丈古木深陰塋飛鳥都絶忽一老人鬚眉皓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〻衣大袖紫衣亦来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其語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尔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礼甚恭号之曰樵陽子以故人皆称樵陽子云老人既去樵陽子徘徊岩谷間往〻聞隔崖彈琹声或人声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数十日欬衣掩形頹然槁木采薬人遇而恠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為童家兒

是兒陥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〻景某也駕而之山中臨問狀而所對班〻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〻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為髮垂頟覆領指爪遶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〻有文字亦秘不傳有布衲有鉄冠緇樵陽子以自有劍〻桑遠指令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中蜕築菴居樵陽子于是樵陽子之名一日而傾動州郡士庶競来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

来事又能已人疾来者愈多樵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独石泉鄧令某惜墨吏也問丹何爲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誚己恨刻骨而孫弁某將曰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用令追捕毋釀乱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誶丞大恚罵何物囚敢尔痛詈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观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爲白叉中丞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感衆爲

事得解久之譚中丞来撫所司即鄉所築庵建大通观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之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吾常吳叅知以捧表過家謀挾之来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常之永慶寺亦數吾過錫山龔方南伯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樵陽子所至江南人説徵未來事若丐己疾者麇集樵陽子不甚應間露一班即往往中樵陽子在山專生餌黄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餐便溺良有絶異者故未名强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書相

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某同牓友善文鳴春盖其人爲樵陽子言如此留末一歲帰焉賛曰昔東林左古錐定蛾眉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定去今青城樹中身托樵陽子是兩也玄奥禪有異乎張紫陽因折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吏以必得金丹乃是最上乗法通乎此可以知所竟矣余不解爲二氏言幸獲習樵陽子其人冲夷恬穆不界人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安能極樵陽子所詣哉

落魄張傳　王淪

落魄張者一名張三風一名鉄脚張世莫知其鄉閭年紀名字之実周游天下其于鳳翔宝雞者居多形体清癯儵然而長環目高鼻鬚髯上指戴大笠着道士服垢弊不飾放情任真動止無檢故時人名之曰落魄張好和光同塵與世俗雜處時発隠語以洩其真有問之者復恢諧以泯其迹以故人又名之曰張三風経行四方其地相去数千百里之遥一日之間無所不到々則人皆見之因又名之曰鉄脚張永樂初猶在宝雞蜀王遣使

徽之未發一夕而殂鄰里為具棺斂使者不敢帰遣人操之而蘓已復就徽徒行上道令使者先馳未及前闕見其已在座上至成都王加敬礼之特厚送入青陽宮奉侍唯謹未幾遂不知其處太宗在藩邸時嘗一接見既即位思其所言有驗數年四方徽之竟無所得其館在宝雞犹存宣德四年冬予随鄭王殿下之国鳳翔父老犹有識者往往能道其事予聞而異之因紀其实以為之傳云

無念禪師小傳　鄒元標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来留衣別士縉疑之余謂此公聦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為一疏便了生平其言顛曰寔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是非窒礙夫曰以理自勝則犹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蘓子才高八斗好與諸僧逍遥歐公曰時于其人察其氣魄有為世用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蘓公亦有適人處諸先生皆一代鴻碩好與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樾覩蕭蕭数竹頓令心地清凉亦以夙昔因故予束髮每到蕭寺五臟若氷不可言説鄉里

中所與二三僧惟推魯操作田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
浪遊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為世頂礼者大都落風流
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先生者寔难其人庚寅以吏
部郎謫南北部時大司丞新建鄧文潔公為祭酒忽有
無念禪師過公以賢關不便款洽礼而之余衙斋余亦
館之別室旬日茶飯外无他語文潔過詰曰作何究竟
余曰無語文潔曰此透体漢無錯過余曰無莚在別去
又數年念公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对蒲團相視而咲余
賦詩數首別念公又別去數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

念公名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母謝世家長者習其有
奇因縱之披剃遊名山隨衆作務一日有名宿曰生死
事大須是參得明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
而之伏牛之伏牛不契又之七尖峰之東臺之五臺之
燕薊之了住山之盧山操苦行者各十餘年凡五臺名
山無不跋涉其所參承名師者曰少傑休曰秋月曰無窮
師曰古清曰偏融無不頂礼其所承指示也曰黄瓜茄
子曰提活頭曰还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語未明也如
負鬚眉不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苦蓋垂数十年諸知

見君片霊(雪)紅炉即証諸名宿名宿首肯始下山然不以諸所経悟便了一日看淯訛功案又復作疑得李長者放下示者至再又始堅李長者以不善蔵為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曰砍昔(首)穴胸何妨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搢紳鬨而争倒屣淅直豫章七閑焦大史陶祭酒黄庶子王方伯表孝功皆降心相聚念公時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随根生活諸士縉欲徙舍々公未数日即飄然去野鶴鴻溟不可縶矣世有自称妙悟以為必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余窃謂清虚苦空佛之大旨不従一草一木降心而従萬紫千紅處逐世佛之道有是乎嗟乎狂慧風熾毒流紳珮念公独蔵鋒遯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独歩一世也浩々空門龍象有几余奈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最夥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某為知言論曰世儒好闢佛々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禅耳念公名(冠)一世恂々若處子棲隠一山當楚中州界逞瞻紫氣隠々隆々豈無謂式

書齋寧王翁事　程敏政

予過濟寧同年友按察副使淮人石漢卿為予言州人
王士能年百有二十歲近　朝廷遣使徵之因
同入城訪為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人跡罕至士能
居敗室中闃然終日鶴髮披領面如童子少婦神完氣
和與客言率靜坐寡欲之說坐久瞑目閉息曰僕老無
能為朝廷過听而名之僕豈知道者但習靜已久近乃
日與人接大敗吾事矣予聞元末国初時曰一身之外
皆非所知也時舟行急不暇尽叩而还道聞漢卿及州
人言士能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迄今成化癸卯實年

百有二十歲其寓濟寧六十年矣士能少慕養生之
學不受室不飲酒食肉走四方求之不獲乃入蜀廣閩
雪山有異人授之見老人披一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
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能礼之不荅自
為执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袋所盛乾麨之狀飢
輒取咲之渴則手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執役數日所
賫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袋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咽
士能难之自去拾山果野菜以濟飢居三年老人憐其
志勤苦忽曰吾語子道子得之宜出山非其人莫輕

授也士能去雪山事後不可知其來濟寧濟寧人不知其有道也後稍〻知之竊侯其所爲蓋久絶烟火食惟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始以爲異濟寧衛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扣之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寔名士能聞先祖言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其是乎所言家事皆合自是日往候之郡人時有所饋皆拒不受會宣有同任欲往授其業者士能望見曰尓声妓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慚乃上書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且令宣侍行噫上古之人率皆百二十歳爲壽之常世降俗下人少斲喪其天真壯馳騖于殺利應老不知止死且弗悟其弗壽無足怪者若士能固今人之所異而古人之所常也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塗人可以爲禹然則今人以爲異古人以爲常者又何止養生一事而已耶

劉仙傳 宋濂

大司馬宛洛翁爲言其鄉有刘先生偉者曽爲侍御爲兖州守卒于官翁之叔父某時爲某縣簿寔主其喪事或云劉仍不死往〻見人間翁不以爲然後僉憲山西

有衛經歷某者亦翁鄉人也朔日叅謁不至翁詰問之对云疽因刘先生過訪且遂起遲耳翁問刘爲誰曰故兖州守也翁大駭異命經歷輿俱來憲長蔡公曰佐貳偹酒固难吾當主之既入見即握翁手縷縷道平生事且云子昔癯也今肥矣又曰子記彈琴時事乎我至而翁家偹酒食款我時河漲不克渡但殺雞爲黍命子撫琴子爲彈昭君梅花二曲今忘之耶翁曰然時憲副李公川大声名籍甚跂足卿相蔡公曰先生言吾三人者誰最先陞曰汝問即汝陞矣李公曰聞先生死且久矣然乎曰不然也汝且死耳即席唯飲酒穀肉食皆不御清戎察院聞之曰異哉故臺長也亟遣使招致之遂不知其處徧境内物色卒不可得是年蔡陞都憲李落職言皆驗翁云言兖州爲人素以理道自閑父母喪皆廬墓三載妻亡不復娶方爲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客積書至数櫃每出必自封識人莫窺之一旦以侍班早出不及封康太史对山密往闞之其床帳朴陋殊類庄家櫃中所貯皆丹書也其在兖州日忽終南山一道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今日入吾山中特相報其子曰吾父

方守兗州豈有是哉數日後訃至計其亡為道士至家日也至今垂四十年未有誌之者必及神仙事其子雅不欲以是名先生故久不誌云司馬屬曰神仙之說吾儒嘗詆之謂不足信然葛洪子晉洞賓希夷載在子史豈皆欺世之言哉即宛翁之言劉先生事乃耳目所覩記翁初不信先生先生之見也寔欲示翁而明其非誣耳然必于信翁者何哉夫海蟾之術非藍方不售羡門之訣必義山始得翁昔在獄中遇名仙雙了醫謂翁有道氣致之長生翁曰吾儒者有殺身以成仁安用此又授之以黃白之術翁曰吾儒者一介不取予諸人安用此復了醫曰謬矣予謂取予諸人者豈我之謂哉翁手是蓋有得矣今年紀七十而童顏色童赤形如野鶴聖胎真訣固有所受夫豈凡品可得而與聞哉

劉太守仙解傳　趙樞生

太守劉氏名偉閿中人幼慕神仙長而愈益好之正德間舉進士第始為御史出守楚郡一日忽封函寄其家與為訣當以某日逝父以為狂不之信其母獨曰兒平生詡詡好談仙事今得無有異盍使使訊之及令家人

至治所則果逝矣因裓殯歸既行徐覺棺輕及抵家若無物者父母趣啟視之僅遺含歛具尔因大駭以空棺厝之公既得仙蜕去乃別自称刘胡子賣藥于山西代州人初不識其何許人乃病者以求藥隨以凡應不索價無不立瘳者又相人言未来事輒奇中于是代之好事者莫不敎相傳曰刘胡子刘胡子有云秀才甄咸德李念及弟愈三人仡仡負才士也聞劉胡子善相二李先往詢之公一覩會即許進士仕當為給舍愈幼素傈戲呼之曰刘胡子試覌我何如凡公摩其頂曰孺子乃

玩哉吾本不應語若然若寔亦進士也位清要即次乃兄耳二李既得報趋往告甄甄在三人中蓋素長不欲往二李强之乃往公就相之曰君勿憂不貴後當為李官也甄喜即投契数隨侍之後知其有金丹術握手引至静處向公再三叩之公曰若問吾吾悪能為若諱然係上清秘旨凡人誠难知今有一養氣訣授若若其持而行之甄謹拜受公客代州久代人第知為刘胡子無能踪跡其所自會有一商人過見公愕曰異人哉吾邑人劉太守是也胡為来哉公始佯不喻商即長跪再拜道某

前以某事究繫郡獄賴公平反得釋公度不可隱即云
吾已出家戒令勿言公既爲商人物色得遂遁去越數
歲復之留都留都時掌臺事者韓公邦奇與公少爲同
學生復(後)聞公爲太守死歸葬一日出三山街見一人山
巾道服行廊下狀似劉節停節呼吏附耳語令躡其後
偵之果劉也便强與俱來吏如指往公不色遁尋隨吏
先詣韓私廨(韓)延見公犹疇昔時人也驚且喜便設榻道
旧事接殷勤甚懽已設飯食公談笑言動舉止皆如平
生韓公始終疑之意其死已久此何物者韓謂鬼畏燒

酒試問云公能飲燒酒否(公)徐笑曰若疑我鬼耶吾故吾
耳取燒酒飲數斗無恙韓公始不疑居久之辭去僧寺
中宿韓公時時與六卿諸公詢訪之而後諸司官聞公
名悉来通謁車跡遍寺門矣然公多辭不見惟韓公同
往者乃得見有官求見公不獲隨寺僧引至公所居則
閴無人焉官怒趨出欲挟寺僧僧再入求之則公又在
僧具道所以公曰不可以吾故累若乃出見之問功名
不荅公自是遂辭僧言欲往他所忽不見不知所終時
時嘉靖戊申己酉歲也其後代州三士者念與成德果

爲給舍愈部郎甄所傳養氣法至今行之秘不肯洩甄
爲家大人同榜進士玄都外史曰余聞雲笈真誥瑣言
内傳等書其言尸解事類狀非一即衣在形去者或輿
白日沖昇者有間然軼却疾延齡之科數等矣第初逝
時令人心惑不信如王屋同學四子者不少尒洎逝後
幻跡往往處著乃始信其不死故非有卓見素測歸化
理以一蜕爲快者难與道焉太守雖靈誕有自然其積
基纍構成其蜕幻志尒學海必至者欲迨其業擧子入彀
又逐世資膺治民職非外三生别持功行者也其皆以
過客視所歷者邪抑世之倜儻奇瑰之士稟上元虚者
非鮮蓋有敝蹝壓径入山出林一往不返者測其所之
尒當乘雲躡虹遨乎不檠之域然声湮迨没不如太守
之膺世資又昭昭處人境而蜕去去而不死而迹留異
矣然太守方騖冥濛織埃壒其以留者爲重與否邪余
欲學太守者觀其始終顯化是以列其行事著于篇

庽丘悟宗禪師傳　祝以豳

悟宗禪師名慧惺悟宗其號也俗姓畢氏齠年出家于
庽邱山寺会晒大藏諸經淨室經積讀之盡百卷慨然

發憤以佛果為必可証其師澄公洎二三僧徒日為治
酒生計而藾俗緇流市酤以為常師不得已偕衆之海虞
市井不二價遠近帰之息頗羸一日晨起坐肆中有行脚
老衲乞錢十二文作斋供師予其半及午無與者師如
數足之已而老衲至肆見罌瓮雜沓麴蘗熏灼大呼阿
弥陀佛至涕泗交下且泣且呼如是者數十声遶巡而
去歸自是不覺悔悟錯愕失声叫絶仆地師有兄在肆
還掖之起師亟趨于慧日寺前追及之師稽首搶涕地
泣䟴呼曰大師何以度我衲曰尔辦此一片勇進心亦

大難浮師復稽首頭得少住容某畧一経紀肆中事毋
以逋責為儕輩累即隨行脚行矣衲曰我一生行脚無
伴侶汝止自修自省自叅自証我行矣無多言師再拜
問姓名及挂塔處以俟異日叅尋曰我雲水乞食有何
姓名挂塔處可言汝只自修自省自叅自証可也師知
不可留即從所識称貸金錢若干為壽衲固辞師固進
于是取金之最小者一錢十餘竟去師帰悉弃旧業菩
行熏修南走天目天台西走九華匡廬一時名宿如無
碍無際雪浪諸人無不為師印可而師机鋒迅捷言下

承當諸名宿亦無不驚嘆以為法罷令世無兩然師之崎嶇跋涉意寔主于前之老衲以為庶幾旦暮遇之果邂逅于匡廬五老峯頭相見悲喜交集始知為西竺国善多那師覺其日用四威儀頗有神異徐叩之曰此準提呪力也師曰世人亦多持此呪何得力者少曰第為世人太聰明師曰聰明何反不得曰世人一味机智有甚聰明尔但洗心斋戒持呪百萬不獲灵通如来神呪即為妄語且尔發願持呪已見灾迍潜釋至于得日尔豈自知師稽首遂以神呪授師與大蔵經中小異更直

捷易持令呪畧已刻行世矣師從遊八十餘日最後得指示密諦而帰于是掩関不出関二歳經至萬餘卷手寫華厳及行願諸品各若干卷晝夜精勤不出関者凡十有八年遂圓貫通徹摽示一看以為宗旨謂當体全空觸事而真無边妙義一時融盡所著有一看関集三十餘種刊布者僅心經測引蒲團感念數則餘庋之龕中戊申夏雷雨大作崖石裂墮師時黙坐龕中併龕徙去數丈沙石擁師四大無恙也嗣是出関以戶庭為限近復以二三門為限僧臘已望六而步履便捷如少壯

一布衲無以異于諸儕輩無論豎騃庸緇無不稱悟祖
師亦無不煦然接之一切都忘尔我崖岸薦紳先生若
髦士時時就師有所叩師一二語破的中竅輒極意去
戊午夏余以行役避暑虎丘得與師周旋者旬日每
下春便岸幘羽扇納凉萬松下與師各踞一石坐余于
禪悅鮮所解偶一問难師觸之如瀉懸河余時時恍
自失也既浮師所撰點頭石六倡叩之師曰若所謂口
頭禪于寔体真悟尚隔而余以行役期迫怱遽言别曰
據師所自述生平本末及余一時周旋所浮于覩見者
識之如此茲行當遂乞身長弃軒冕求所為寔体真悟
者不然点頭石行且咲我祝子曰世世緇宿如達观密
藏輩豈不称聡頴辯博然不勝人我揀擇之相至于吐
弃名教揀撥今古者又幾于無忌憚矣彼徒見世之庸
緇聵聵以為世人盡不如我而學士大夫借以為名高
者厚不憚俯首下之不知宇宙甚大聡明頴捷者甚多
未可以能繙三乘六宗語便謂世人聵聵而真以為學
士大夫亦盡不如我而恣其貢高無忌憚之心也達摩
面壁九年専能不識一字柰何以辯博驕人辯博驕人在學士大

夫不可而況披忍辱鎧者乎修出世業闇然日章惟吾雲棲蓮老然亦無奈學士大夫之借以爲名高遂爲尊礼于是緇素輩奉之遂如釋迦住世而一片真寔平等心卒無奈蓮老之蕩無町畦何也今悟宗憚師其傳綜穎敏不遜達观諸人而真寔平等心又絶似蓮老然蓮老僧臘既高叅閱復廣晩年見解弥精而收視返聽退藏于密若悟師者假我数年不知于蓮老何如也近世如憨山者是一無髮宰官經世比丘自當别論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傳三十五　　餘姚　黄宗羲　編輯

仙釋

俞長沙傳　林大春

明興二十有七載天子臨軒策士得張信而下百人有俞允者字嘉言松江華亭人也官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礼部主事奉命使楚坐还報失期謫判長沙故令称長沙公云初長沙公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

能力耕以事其父〻性樂施予嘗與道者俱一日有道
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曰止宿焉父命侍食侑以美罷
道人輒隕其一公殊不為意遇之如礼明日道人者出
遇少年行博于市旋博得一罷以帰其罷絶類昨隕者
曰罷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公耳
迺公固不為動而少年者輙恚憤益急與博徒十數輩
求博道人〻道人與之博必得奇勝于是少年窘甚不敢
閈咸窃驚異之公曰唉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
氣異日當奉大对為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别去

公悟乃始折節為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
失傳公独得三傳于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
春秋舉鐵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
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公病
已革已易簀待櫬于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
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
公口中有頃得嘔數〻声竟起不死于是家人大喜競
以金帛酬醫〻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荅也第云長沙
有白鶴大仙庙盍往修之儀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

其為白鶴仙人也而或以問公〻始為言疇昔事謂我寔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还而未嘗往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庙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為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為予道事林子曰予少客吴越間嘗聞吴中人士往〻談長沙公始終遇仙事私心異之及得其孫貳守公所為事狀始知公蓋儒而自託于仙者其于生死之際視若夢幻亦可謂有守能不乱者矣而論者又論把上之遇濟北之祠卒成帝師以光輔有漢而公官不过為郎位不過别駕以為公憾不知公于死生能齊矣彼區〻得喪何物者且以賈生之貴尤不免于長沙之悲而公乃不聞其有憂憤之辭投相弔古之賦其似賈生處此似為過之由此觀之其迄于今以有胤嗣也宜哉

達觀大師傳畧　陸符

師諱真可達觀其字也晚自號紫柏萬歷中慈聖皇太后欽師道風上亦雅廉知師謂若此真可名一僧師遂取以更其名云世家于吴江之攤缺沈姓父連字季子其先句曲人也師生有異徵雄猛不可羈紲稍長志益

大飲酒恃氣慕古游俠之行他日自言吾本殺猪屠狗之夫盖道其寔也年十七辭親隻行頋立功名塞上行即郡城楓橋天大雨不得前虎丘僧明覺者過視壯其貌問知遠行曰以盖接之帰具晚飡宿卧聞僧誦八十八佛名號心忽開悦侵晨起告覺願出家遂觧腰纒治齋覺即白衆為祝髮因礼覺為師是宿即兀坐達旦時覺欲募鉄萬斤鑄大鐘師乃独身往平湖趺坐一巨室門外主人進食不食問何為曰願得鐵萬斤鑄大鐘鎮虎丘山寺主人立畀鉄如募師為舉食徑載之帰即閉户讀書歳餘不越閫年二十送講師受具戒掩関武塘景徳寺三年辭覺抱腰去叅訪聞僧有誦張拙秀才偈者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曰何不云方無病不是邪僧哂之師大疑到處書二語于辟迷悶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曰使我在臨濟徳山座下一掌便醒自是氣宇凌鑠諸方矣初祖西来以楞伽印心從上祖家皆精其義立為經宗勘驗來學宋弘覺範憂末法失傳遂為智證傳僧宝傳諸書以撰述佛祖旨訣其書世多未之聞見師捜得古本大喜因游

匡山深究相宗精義既而遊五臺至峭壁空岩有老宿孤坐師作礼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領旨尋迯之失其處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何来曰從江南来〻此何事曰習講又問習講何事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能清淨說法乎曰至今不染一塵融命師解直裰施旁僧攬其裏曰脫却一層还一層也師笑領之遂留時與知識嘯岩法主暹理諸公叅證所得乃歸省覺義去辭覺時已九年師見道法陵遲五家綱宗墜地以負荷大法為已

事倡刻大蔵廣其流布曰以智證傳一書囑付傳習或時教人專持毘舍浮佛偈謂此偈是去来諸佛心印禅之真源嘗言吾持此二十餘年已熟向半熟兩句死生無慮矣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曰密蔵道開者聞師風来歸師深器重留為侍者凡法門大事如復楞嚴寺刻大蔵復化城皆以屬之師終身不受人祈請出世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獨與憨山清公為友嘗對四十晝夜不寐曰有志修國朝傳燈録與清公約共往曹溪開導法脉遂從帝京縣三晋歷関中跨棧道

至蜀礼普賢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清公約時清公以興復勞山海印寺為黄冠奥援訐奏被逮師聞報禱佛冥佑不死独往曹溪将回救都下知已得遣雷陽戍因往白下江関待之相見執手嘆曰公以死荷大法我何人哉公不生还吾無生日他日即先公死後屬事公清公至雷陽得間過曹溪曰此達者志也吾以行間至殆不偶後公得釋即住錫宗風振焉時上以三殿工開礦税中使輩出有李道者劾奏南康守吳宝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憤投繯死師聞之曰良二千

石為民請命死其妻身且不免時事至此乎遂入都門営救援以毘舍半偈令誦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上意解得末减師因喟然曰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遊王舍城矣其時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已甚相継奉書劝出開侍者刺血具書隱去當師居方山時嘗卜出處于李長者誓以身命弘法故振書輒謂吾當断髮已如断頭今更有何頭可断其意以出家兒大事既明身心尚有僇辱揀避雖比古之立名義不

侵然諾者尚不可得况欲称祖家兒孫操提正令以救
活天下故雖謗師形章疏不一師處之屹然居無何妖
書事發上震怒方大索先是江夏郭公正域為少宗伯
以楚藩事與政府牴牾而吴江沈令譽者師弟子也以
醫游公卿間尤往来江夏称最善羅織者遂欲乗妖書
中郭即掩捕沈拷掠備至沈終無所乗惟篋中捜得師
與令譽書乃嘗捄清公謂劳山海印之復為聖母保護
聖躬香火令毀寺戍清是傷聖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
御史康丕揚得之遂據以聞先時慈聖聞師至命近侍
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
山得隨時琬禅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
帑金送歸石窟言者率以糜内帑金錢為師咎
一日有中使奉上命賫數千金請師印藏經
頒賜師不奉詔曰印經自有人中使固以受上
旨堅請不肯去其人嘗從師執礼者師呵之
欲起杖不得已復命上笑曰固如此僧非利財者上嘗
手書金綱經汗漬冊紙疑當易亟遣中貴馳問師以偈
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吉

大悅以故劾上留中遲之乃下命大金吾研審而已時師居西山潭柘嘉福寺諸校偵至不敢白但匍匐求開示師爲語竟夕至曉諸校伏地哭出帖師命治齋礼佛書侶別衆就訊以三負对無他辭傳送刑部对如初有郎官嫉師者同鞫故令杖師凡对簿直入趺坐階下左右襍拷刑具唱声恐嚇不爲動受杖已復起坐獄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律不果竟擬左道獄具將上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手字付侍者性田令致江南法侶田哭師叱之曰待我二十年犹作此去就却食飲尋說轉生歌子夜猶口授十餘偈黎明索姜湯嗽齒就地坐誦毘盧遮那佛数声閉目不語有御史曹學程先以言事繫獄聞狀趋至望見輙大呼師好去師復張目微睇啟手扶兩足跏趺以逝時萬歷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于嘉靖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報逝待命六日坐風露中顏色不少改遺命毋龕斂周以薑埋葬慈恵市土坎中次年春夏霖雨及秋衆憂淹漬久令田侍者鳴諸當事得請歸龕啟視端然如生見者悲慟如佛

復出傳聽来观奔動饑下龕帰江南途中尚多求啟視
瞻礼者江南弟子議卓塔地持未決適圉中録刻成寄
至中有恠未嫂往為浚樹遂定議帰往山師相好魁奇
雄碩威掩萬衆童真絶染膚体如鉄石日飯数升過中
不食自出家即脇不到席四十餘年如一日所至設高
座懸灯趺対密蔵開公常侍立聞雞鳴遇語師曰學道
人坐地安問鷄鳴始行脚二十里足痛以石砥足至日
行二十百里乃止嘉興楞嚴寺初復禪堂成師題一聯謂
當以血書之引錐刺臂血盈盌用絮漬大書榜上嘗至

膠西秋水時至欲渡衆不可師解衣先渉乱流及肩疾
呼衆前顧謂曰閲生死要當如此師身律戻至于忠孝
大節尤為性篤幼奉母訓不坐閾終身立不敢近嘗礼
佛始進食在潭柘值客至誤先擧乃対知事曰今日有
犯戒者命尓痛杖三十輕則倍起受杖就佛前伏地受
責如数在陽羨山中讀長沙志至忠臣李芾城守垂陥
授劍部將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命受已而自殺執巻涙
迸如雨旁侍者不哭叱之謂當推墮崖下所至梵刹見
祝聖牌必敬礼歴書初授必加額始開覽白衣弟子入

室激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于論說至謂殺人制舉業
進身使爲大盜刼財較昔人凾焉入馬腹其罪報當愈
甚師心慈外貌威重及門弟子多賢豪搢紳御之平等
尊戻不少假嘗言法道非貧人爲牛馬以世情求法不
入吾室我不恨也惟遇利根男子雖割不少假借當机
不契恨之直欲頓斷其命至誘接下中隨罷尽量人自
習安駑緩畏其攀蹐多望崖而退焉明覺者故嘗好醫
一日还家畜妻妾以醫名吴会然移居大澤中深自匿
師密使人蹤跡詭名字称病卧舟中邀覺覺至見師大
駭師流涕嘆息覺皇恐惟命遂剃除乃反執弟子礼師
行脚見名藍慶址必發願恢復從楞戻至歸宗凡興建
一千五百所歸宗遺跡僅古松一株寺僧薪斲幾折將盡
代售米五斗有丐者乞米贖免師過而累土石掎築呪
其下頤松再榮寺當復後松果日茂寺竟因師復云師
闡难無敢爲之訟宄者當是時惟侍者性田周旋圖中
故有松木冷重雲独見田侍者之句田嘗熟人幼嘗事
慧日寺比丘古林貌癯顴起純体筋骨性突兀不易
馴擾已林遣执事供事惟謹頷頤指使氣息相應中

亘承諾譬絕無寐少不知書索卷籍筆劄隨所命必應手跡有所往頂笠即行一肩追隨若預裝者常呼為小道人或命為田道時遭痛杖初無慍色一日逐之使去田哀號無所出故嘗向大士礼清淨三業文是日声鳴甚悲音盡忽異師問知為田乃復令入自此不復加杖師示寂報訃江南復北上奉龕歸徑山始剃除不踰年徵疾死塔骨寂照庵放生池山左曰田侍者塔云師龕始供庵中越十一年定葬山後黃沙灘人言其地有瀦水改卜五峯大慧塔之陰曰文殊臺已擇日大浴矣清公從南嶽數千里来操文預定祭日適與期會遂把火焉師有文集及園中語録金沙門人合刻共一十六卷後三十二年有私淑弟子四明陸符刪次補纂為紫柏心要數卷序而藏于家論曰嘗聞震澤間有寺名普濟者寺中有古栢一樹奇絕吳興閔學某嘗蟻舟其前夢師登舟譔〻作風声明日起入寺娑娑樹下若有所見後追録其夢正圜中滅度日也目疑師以樹中神道咸而歸且曰師固嘗號紫柏云至考師心行本末若其夙命前知顯逆坎土直以肉身熾然說法自非古佛大

士酬願一出豈易得此也哉憨山老人曰正法中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中不可無此老誠哉知言彼樹中神何修而得此于出世乎

僧有相傳 尹民興

師名如堂號有相南陽人也示寂于己丑十一月之九日八十春秋有二矣始師有歐歇之疾住岳陽深山中持華經二年夜夢金臂人飲以玉露疾遂瘳掛錫出泥庵則丁亥十月也師嘗庄坐而含咲余問曰何笑乎曰予心樂亦不知所樂何事也頃之天暑甚予氣喘出師從容徵哂曰寒暑小事也不守如此它日生死場中何如哉公能澄定此心則入水入火無往而不自由矣余拜手誌之今秋九月絕粒不茹惟啖棗栗已辟棗栗惟進熟湯如是七晝夜張目語予曰本以十月行困修懺事展留一月旦日酉時予逝矣及旦礼十方佛入龕趺坐久之衆竊听爲念物有声縮不忍視師覺奮声呼曰去弟子本有合十指甲爪懸懃上請曰師何去曰竟往佛国至則大光鏘鏘化作金蓮花而上所謂無往而不自由者與夫性本空也含十方国土僅如点塵何況水

火是以至人出入其中故能函葢游戲情識既生則為
一物與水火偶觸之為焦為溼入之為溺為焚既不勝
水火而我且為水火用如是為恐怕為痛楚為壞散既
壞復成則為欣羡為悅樂為貪戀轆轤不停而我本有
之空性未嘗毛末減也令人或夢火灼其膚醒時無有
此可以知師之用火至平無奇至常無怪矣覽覌師事
毋為魔說

阿顛傳　黎遂球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為
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亂入人破褥綿
絮間甚至対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
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
恒得僧特茶為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畊與人烟隔絕
不能行乞也阿顛者不知其所從来投居僧寺時為之
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帽織為屨此其足
倍長濶戉之行或掛之杖頭辟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厺
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囙共呼為阿
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

來輒從火中取出收还故處曰燒未熟ゝ可與尔共食
視其睡席則當中處有雙手掌痕中拖所之喃ゝ不知
何爲山故多虎一日出二牛去僧戲謂尔可爲尋之顛
忽鞭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見还返朝射
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艸索環一白額虎頸跳躍
則與之偕跳遥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頷持其耳急來
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譊ゝ語謂
且勿放于是持至寺門前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
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大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

之顛如故嘗遊人聞因而就之語不恒得見或見之語
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在白雲山中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始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
天界爲無可師入匡廬爲五老至壽昌爲藥地或爲墨
歷有訛呼木立者即更爲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
名也强爲之名宜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父貞述先生
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礼愚者後譽即不減雲間
二陸或且李長源目之愚者以爲未知我也其自許乃

如子瞻讀黨人傳時意嘗在范孟懷愍者少時嘗避地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卧子夏彝仲諸子善是時海宇多故冦自河汾西渡肆躪豫楚衆且數十萬闖献手短氣維尾冦壑鄰奠旦夕緩責賦繁民蹙大势岌岌在廷方恬嬉堂燕或洶爭作同室鬭無與圖其艱者愚者憤甚則日與諸子晝夜聚米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慷慨嗚咽拔劍砍地以三尺許国誓他日不相背負當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噎欝一一洩之于詩今所存白門諸艸氣韻沉頓仿佛漢魏人音節雖年甫踰冠而詞坫老宿皆為避舍愚者舉進士在崇禎庚辰是歲貞述先生以楚撫被逮愚者為上書請代卒白其枉語在本傳有詩曰激楚讀者悲之尋擢翰林檢討供事講讀闖賊陷京師愚者見縶幽囚榜楚幾瀕于死南中再建貴陽相當国與阮大鋮比以門户旧郤掊擊善類無虚日尤忌貞述父子愚者嘆曰是尚可有為哉不疾去人將濁流投我遂褫衣散髮遯跡五嶺以賣藥自給閩越數載連用館閣名皆不赴亡何粤再潰有見索者愚者嘆曰南荒盡矣舍西竺安歸遂披緇出見客當事欽

其志操待有加礼尋以貞述先生老还侍浮山子舍僧栖廡隅斬斬孺童婦女皆屏勿見會浪和尚闡法天界愚者輙侍往禮洛決心要久而有浔遂師事之以避喧閉關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訃至舟返桐江結廬三載有棄廬中巳心圖曳尾溯江登匡廬五老峯舟入盱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山行脚遠出則就所居中菴栖止凡三閱月寒鐺破灶晚汲晨芻皆手操之愚者懵然不知爲何等頭陀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策頭一書吡之曰此桐城方密之筆也奚爲于是捉觔前詰

愚者猝不浔匿爲噱然咲白是蹤跡綻露壽昌青原相次禮請拄杖所歷法鼓霆震諸方咋舌謂師故儒而當机作畧乃能遠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胷中全具七畧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微渺詩文力追古大家時出别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予所見有浮山前後集數十卷易時論十五卷炮莊九卷物理小識十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禨撰称是同時有嘯峯者亦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席時称皖江兩大師宜附記遺史氏曰嘗讀刘秉忠对世祖

語嘆其奇而中也又嘆釋之教屢斥于儒而當其炎乃合而有助似釋反爲儒設且以北韃瀛国既已易弁爲髡而南堂野僧忽起而忝帷幄西方爲政之言亦既驗矣其後伽藍顯卜皇覺緣以肇基度牒秘遺西山藉是返骨道行稱佐命善世雪菴爲護法沙門三主兩朝龍驤鳥逸皆有殺活大手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絶奇一公案哉吾意以是始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固予文人俠客高士真僧之外別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夫諸祖傳燈未聞出身科目今于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鄉相今于進賢尉裏開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又釋伽尼東西分化來之兩大奇均是人也獨負數奇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慧常傳 蔣鐄

慧常者以行脚卓錫長林之金竺山里居士沈七老時與游七老家修符籙呂道士朱法官領符錄事既齋戒設壇場而七老請法官曰人謂大師道力游行三界能揖某神入天門乎法官曰可引七老登壇伏而自伏壇下

須史諸天闕如王者宮殿朱門双啟見慧常持篲掃天門下遇七老驚曰尔安得到此幸今日值侍趙公若他將公不得生还矣遽匿七老户扉後已見金甲神巡至訊侍者安得生牛皮氣當是時七老固曳屐草命索之而慧常前揖神敬礼之慧常以身翼蔽户扇乃不敢索神徐去而法官捧檄自天門出携七老明旦往請慧常謝至山半侍者捧盤迤邐迎曰師知居士見過命候道左七老驚因拜慧常具謝解救得不死狀慧常曰此地那可戲行然亦公往因也七老曾孫譙長林知命士有

文行余博士長林譙爲道其事甚悉又言朱法官道術亦甚灵異常渡江以一蓋投江中捻訣禁呪片時飛渡後飲酒醉寐訣解沈江死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二

餘姚　黄宗羲　編輯

傳三十六

詭異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公名健字文順一字文柔余髫時則聞長老譚公少時事穀為好事者託齊諧志怪比得陸秉質所聞良信公少而食貧弱冠讀書招提斗室中舍兒授餐不恒至又岍岍不向人匄貸枵甚則乾僧庖供朝餔又乏薪代羅

漢供爨閒拾瓦礫戲擲之祝曰礫所中歸灶下所中為伽藍神先是神見夢于僧囑為護吾當避此人三十年僧偕其徒以夢謁頎得長奉薪無缺公笑而置之諸市兒更相哄動為公採巢鷇佐酒巵公皆與之由由然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為恒需多膏取自長生明玉盌僧即代供膏不以煩公夜供茶瞷公坐矻矻如立或謂神戒僧謹事公僧亦私念世無恒人庸得慢為異日種譴耶學使者行部送着子衿不能具以告宗老宗老檢篋無藍纑貽一青即召縫人為青袍或問

能着此謁郡否曰能即以謁郡郡君喊之問已听鹿鳴耶公正色答曰從主君賒此數月窶人子省得一翻辦衿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旧無明倫堂宝雲寺扼其左與庙壖鄰無從展地戒香寺為女僧當廛中時為行脚托宿甚溷自公在泮即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宝雲寺於其址以宝雲寺址為明倫堂錄戒香木石供堂用佐右廊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敞闓皆出公所規畫也弘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曹當時多罷重公面與語當臺省者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唯命何必清華于是得郎

北部一騎蹩蹩長安道侃侃發舒絕不與人疎親人亦
無為公廷譽者久之拜命僉貴州兵事駐思仁故苗窟
藪也乖西窮獰獗奇險劄寨連諸苗薦食銅仁石阡間
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狃之亦渡棧躡机墜
井中不煩血刃無一活公至笑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
途逕官兵入耶何至愚乃爾于是罷征議苗闌出則稍
逐之不深入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募夥者削
其齺如行脚僧入乞施悉其旁徑胷懸小囊如裹粮乃
草寔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岐路東西分處先是下令
吾兵亦人耳豈以宿此輙等猿猱而責之緣山升木為
吾甚怪若之以捷為能也又取拳石附膝間禁弗跐殊
苦之不得其解發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間行直抵窟
所當入途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巔滚木石如
崩雷公先期為板屋捭兩襄為庇嚁嗷不能傷徑窄且
折屋不能取途第為屋材人肩一已入抵其處乃為構
不逾時屋成賊以為神又前以壯士數人扒山掩嵓後
竪幟發炮賊驚擾不知官軍多少氣奪無鬪志勢若振
槁矣賊膏草野無算所俘二千餘人殲其魁諸宣慰酋

長爭上牛酒搞軍又獻黃金公怒麾其金咸咋舌叩頭此殆天人另一副鐵肝腸方在師見有童而角差類華民者輒錄之逋其誅得男女二三十口公喟然此亦無辜自吾少貧見餉于諸長老厚意久不報以此藉手歸諸公掃除不亦可乎囷之一室伺者少不措意則踰垣去公怒追殺之意其餘當脅息不復尔而逸如故公咲曰吾乃欲誨尔狼子野心使為良民亦過矣且吾為能長養此長蛇封豕者辟之獵人已得豺虎狐兎奈何不以擊鮮而任逸哉乃盡殲之抉其睛私酒浮大白議

者謂公殺已降其不能以功名終有陰譴哉公于死生利害之際了弗関懐而應卒多當机以免党獲盜令獄吏錄犴狎或恐之且去而拇盜皇甚以重賂脫柙斧門出直趨堂其黨大譟繼進公入室下揵從後牖登屋以鞾行及私署舍中兒望公來授公弓矢公迎之自墻盜行及發一矢輒殲矢發無虚盜以沮而授者亦至矣世莫不羨公才而又多目懾公不使盡為用也先是直指刻以巡方至刻少年倨甚公不為屈竟亦無以難公故不無怏怏代者為刻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

金幣賞稍遷為福建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閩其之閩五越月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之從姑也余得聞于祝之長老視吾家乗載有溢焉以此柩抵墓道煢煢廣柳生平交知罕得如巨卿其人為追送棺不行祝安人拊棺慟曰為吾不從下泉耶吾自揆未可與公俱也以公清勁為朝家奮不顧身寧此遐甸所不忘〻乃公良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胆明目恢達不拘似狂一物不滓上友黔婁似狷其在聖門子路之儔與由之志

固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予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回君傳 袁中道

回君者邑人于予為表兄弟深目大鼻鬑鬑鬚大類俳場上所演回〻狀予友丘長孺見而呼之謂回邑人遂回之為回聰慧耽娛樂嗜酒喜妓入骨家有廬舍田畝蕩盡遂赤貧善博戲時與人賭得錢即以市酒邑人皆惡之予少年好嬉游絕喜與飲邑人以之規余曰吾輩亦可共飲乃與無賴人飲何也予曰君輩烏足與飲蓋

余嘗見君輩飲也當其飲時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杯雖在手而意別有營強為一笑隨即愀然身上常若有極大事相絆不肯久坐偶然一醉勉強矜持閑防忍嘿夫人生無事不苦獨把盃一刻差為可樂猶不放懷其鄙如何古人飲酒惟恐不舒尚借絲竹歌舞以瀉其懷況有愁人在前乎回則不然方其飲酒之時而酒忽至如病得藥如猿得果如久餓之馬望水涯之芳草蹄足驕嘶奔騰而往也耳目一心志專自酒以外更無所知于于焉嬉嬉焉語言重復形容顛倒哎口不收四肢

百骸皆有喜氣與之飲大能助人歡暢予是以日願與之飲也人又曰此蕩子不顧家焉足取予曰回為一身蕩去田產君有田千頃終日焦劳未及四十鬚髯已白回不顧家君不顧身身與家孰親回宜笑子子乃反笑回耶其人無以應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飲即向人家住不歸每十日送柴米歸至門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胥繫一絲囊常虛無一文時予問回曰虛矣何以為計回笑曰郎至矣既寔予又謂曰未可用盡回又笑曰若不用盡必不來予曰何以知

之曰我自二十後無立錐田又不為商賈然此囊隨盡隨有雖邑中遭水旱人多飢焉而予獨如故予自知天必不絕我故終不憂予曰善回喪其子予往慰之回方醉人家招之来咲謂予曰絕嗣之憂寧至我乎相牽入酒家痛飲達旦嗟乎予幾年前性剄命蹇其牢騷不平之氣盡寄之酒偕回及豪少年二十餘人結為酒社大會時各置一巨甌校其飲最多者推以為長予飲校多已大酣恍惚中見二十餘人皆羅拜堂下時月色正明相携步斗湖堤上見大江自天際来晶瑩耀朗波濤激岸洶湧滂湃相與大叫笑声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今予復以失意就食京華所遇皆貴人不敢過為顛狂以取罪戾易州酒價貴無力飲其飲內酒黃酒不堪飲且予近益厭繁華喜靜定枯坐一室或有兩三日不飲時量日以退與日以索近又戒殺將来酒皆須戒之豈能如曩日之豪飲乎而小弟有書来乃云餘二十少年皆散去独回家日貧好飲日益甚予乃歎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孟黃鼬宥音傳　趙南星

黃鼬鼠䶕也而大色黃尾修喙銳性嗜雞野則出食雞即雞多一一齧其頸嗖其血盡竟河南有孟生者性亦嗜雞家貧不能常得雞則數誣平民于有司曰是侮我皆噉之雞以免即風馬牛不相及故挑釁淂鷄乃已故里中皆称孟黃鼬黃鼬為諸生久所食人之雞無筭其塒上無雞而耀而寒而跖惟意所欲晚乃以歲貢謁送為恒山趙州廣文里中乃稍稍有雞声矣黃鼬于諸生無貧富皆索束修其不與者則數使門子請之曰何少我不來一會面也寔鶡之勤者不得專業惰者不得安居勢不得不與錢黃鼬畜一彘病死以與諸門子諸門子以為無所用賞之耳既食乃索肉價其市物常用惡錢不售則搒其人以是賣菜者皆遠遁其為廣文如此會高缺令上官乃以黃鼬攝之黃鼬至是吏胥及皁隸厮養卒皆覗其過掠治之人人皆與之錢以免訟者無曲直皆罰金錢頃之無敢訟者則令羣小察舉言語相稽皆罰之至鬻兒女或以婦人環瑱裙襦與之無不受者攝事凡數月所受取無筭新令將至則悉取邑中罷物無精粗鉅細載以大車送之其裔中高邑長幼

聚觀有一人曰孟黃鼬非文攝吾邑也是吾邑之女子
也此乃其嫁裝吳市人皆大笑無何而邑廣文缺上官
又以黃鼬來攝學事黃鼬持錢十餘與諸門子曰吾無
炊食爾每日為吾市食門子視之皆惡錢喻其意乃遞
為供食其索束修之術如趙州諸生貧者當者無得免
會諸生謁御史大夫賈公有欲言黃鼬者絕片言賈公
厲聲曰諸生無妄言孟廣文好官也諸生口呿而竟聞
慍且笑而出君子曰不瞽不聾不能為公信哉孟黃
鼬之名滿下邑一旦縮邑符化而為狼民則何辜賈公

近日士大夫之有名者也以黃鼬為好官蓋下有蔽之
者以此知吏治矣

碩思之傳　宋楙澄

思之諱承學吳之華亭人也其曾王父學士東江公與
余曾王父西庄公為總角交及東江公貴而西江公委
億諸生中東江公時時于搢紳中持其文嘆賞之久之
東江公奉命簡士南都每抽讀士文至當意者輒謂同
事曰得非我故人宋伯氏乎及剞劂竟卒不見姓氏始
大咤謂鬼神無賴柰何使我失名士與故人歸而詢之

則曾王父固未嘗就試也于是東江公過曾王父而謂
然曰嗟乎足下豈以余惜進賢冠如肝膽耶古人肝胆
猶相挈也余方期舉足下以無負進賢而奈何億余之
引嫌哉余今望子矣曾王父曰否否吾聞不盡人之情
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使余就試子與他人誤而錄之
未必有裨於国若猶然棄之不亦使吾子有自潔之嫌
乎此泜水之所以不流也東江公起謝曰吾始以足下
為可及今余且自涯而返矣卒交歡如初省齋公為東
江公長子早卒子為浥江公浥江公為諸生時游白下
值予王考三江公于平康日亭午矣而三江公猶擁妓
未起支目謂浥江曰可來偕寢浥江素以叉行事三江
至是亦遂忘之便脫衣上牀同被共被安然鼾睡時靡
有爭己而夢覺三江與妓猶睡如初浥江公起座索寞
徙倚門外有綠楊中繫一白馬金羈玉勒神駿非凡有
剪頭胡雛假寢其傍浥江公喜馬之輕矯不問其為誰
就胡雛懷中探鞭攬轡策馬盤旋院中畧無抵止時侍
從相失奔駛之際忽踏一姬于溝中院内人競来叩扶浥
江公至堂上叩其往来將加侮毆浥江公言其所自則

明文海　卷四百三十二

三江公擁卧之妓乃被踏媪家妹也亟使人持馬迎宋家郎君来三江君上馬宿酒未醒婆〻日影中移時而至見浥江公彷徨閣中歌来何暮携手大笑遣人更控馬迎妓至花前痛飲抵月落而散議者以為得晉人之致及白首鄰居締花石之盟始終不衰時人羡淡之思之其仲子也長余九歲及與余交在戊子之冬已縫掖再新矣嘗游白下依中表侯宦侯少養于浥江公長襲揮帥起家至南都守府思之初至侯館穀之具主人禮而思之竟弗替視侯猶海鯢猶醞鷄也日就飯平康從侯索買笑錢〻至手中足已出門矣久之侯稍〻厭倦息竟拂袖歸思之少與馮元甫交善元甫為故廷尉南江公諸孫以名家子師事王宇泰董玄宰兩先生善談名理工晉人筆法起草亭於東郭就移家焉思之與之痛飲無問寒暑晝夜有時衣婦人衣紅衫粉額盪槳吴歌声達墻外思之且歌且飲旁若無人觀者至于壞墻折樹人影満地思之盪漾自如不為乱也忽跳水作没人挐尾探㲉如黽鼈水精了無所碍水中拔腰間短劍乱擊蕪梗魚蝦争躍運劍若丸號曰水鬭

云吳俗有毒龍老蚪害人田禾故欲集劍水中遇使殺
之有時當大雪中衣紅鸜鵒衫坐大樹上持壺自傾倒嘯歌
不休諸人欲上輒下溺拒之自云身在半天亂輩猶蚯
蚓第從屋隙住則樂極矣耶客樹上啼耶元甫與文人
相頷大笑賞之後元甫卒無子故交或弔或否未有能哭
盡哀者思之入弔大慟感及中帷有至幾絕者文人大
嘆賞焉思之聞之曰世人解賞吾哭耶于是每遇哭者未嘗
不為之哀又未嘗不為之出涕而當事者亦未嘗不為之增
悲也余自庚寅游燕遭亡婦之喪奉老母命南歸鬱鬱不

得意與思之李修文度結詩酒交當是時陳二仲醇為
太原相公瑯琊司馬上客孝節偉行聳人听聞府縣諸
公皆折節虛左雖平原陸宗伯為當世達尊亦倒屣迎
之而獨喜交思之嘗曰思之得王謝家風徵余與文度
亦以仲醇為然而思之更復不屑以為聖賢則周孔絕
德矣詩文則六經敝之矣騷賦則屈宋擅之矣即顏賜
鄒枚　亦已兹覃可羞況吾輩哉聞汝輩謂我似晉
人更是侮我當興所至即我心不知孰何又豈知輩刻
畫古人以為優孟耶且吾與其刻畫嵇阮孰若刻畫周

孔哉周孔之與嵇阮雖異若夫人之刻畫[illegible]其無恥一也我非不能頑恥而不為一時駭其議獨余與文度以為名言性至孝其居母夫人之喪舉酒一呼潸淚竟席友人戚之曰是阮家步兵嘗一呻嘔斗血者也思之恥之嗣後情之所至輒閉門焚香禮四方祈母夫人遲死生往往痛哭見人竟絕涕矣當乙未丙申之交余遭陽九而豪與未除居嘗與思之痛飲于庭前椿樹下一呼輒盡六七十卮然余竟不能敵思之往往堅壁以待乃思之則縱橫酒鎗如入無人之境雖高五元申吳大

忠美號稱善酒于思之終不能為堅壘惟余差能突起不測如伏兵猝發于背水之間幸不奔北者屢矣以故社中號思之為酒將而里中醇謹之夫皆目我輩為顛間相携至火葬處拾枯髏作盃飲之瀝以劈血使有生氣醉後擇生方深埋而奠之曰汝自為枯髏已來腦骨豈侵酒氣耶今日得吾輩勝東陵間死處澆酒土上夜深直為狐狸作噴也時倭再總師明州思之復遊越與倭君率不合航海而歸歸無以為資就館轂于漢陽太守雪居孫公思之中表叔也嘗榻之宅內間留于宅

傍招提曰泰清菴中漢陽喜何元朗叔皮之為人好客
客恒満座家僮四五十輩多習金元名家雜劇與大内
院本各成一隊綺麗如落日雲漢陽側耳注目如少不
當家即席呵譴而思之酒酣輙起座竟出項之金目胡
鼻頭歃雉毛衣五色錦袍胡旋而来口中之詞非北
非南不雅不俗或訊刺時事或詼諧座中賓客無不絶
倒变幻萬端皆當人意漢陽往〻客之復好擁漢陽公
龍陽遍之以酒當公主前不避漢〻陽卒命盡漉又時〻
扶之開游而漢陽知其無他竟不孰何思之思之亦多

無意為割襄事也自南北九宮興而唐宋小令暨長調
遂失其聲思之始高下抑揚宛轉激烈曲盡其妙尤喜
歌大江東去及岳武穆怒髮衝冠歌時髮上指百骸猙
獰声閭里許令騷人之思英雄之槩如在目前適唱之
馮元敏先生前生大嘆賞曰恨不令子瞻少保見之當
時朝雲與牛皋輩非過嬌羞則太粗率豈能愜兩公
禮楽意哉思之幼與于二匏先善匏先以詩文雄于詞壇
才復不羈嘗偕思之于燈夕望門索飲口無他言飲盡
即出一夜傾十數家最後扣陸君策孝廉門孝廉方置

酒為太夫人壽使閽人辭焉而兩君已入廳事矣閽
者之辭攘臂大罵蒼頭盡奔碩堂中有一錦綉軸金書
甚麗乃名公書太夫人文也兩君裂而嚼之黃金滿口
相與大笑竟出太原王先生百穀聞之咲曰兩君可謂
錦心綉口矣亂先好游得遊資即令銀工製兕觥鸚鵡之
前壽太夫人壽畢即命藏獲輦分頭索思之醉之然後
徧召諸客居無何金盡而鸚鵡與兕觥皆羽化肉飛亂
先卒不介意得金復如初也華亭狹斜挽西郊思之浮
沉其中幾三十年每黃昏左右灯影燭光之前見

有禿衫不帽大笑濶步而來者必思之也思之又能為悲
喜之辭以調諸妓當花月之夜朋從滿前忽發狂言妄陳
新境雖珠宮金屋不難納妓于內以快其意諸妓無不
抵掌大咲已而狀及衰頽喻深病苦指單席為軟棺名
野犬為肉棺閻羅起于舌端羅刹生其口內苛責負心
細張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改冰池連理之枝悉森刀樹
俄而奈何橋下業水騰波枉死城中鉄丸亂雨淒風黑
夜啾〻羨姊妹之歡娛旅鬼孤寃黯〻尋鴛鴦之盟誓
備諸惡境歷萬業條諸妓又無不顰眉大哭人皆謂紅

粉之雍門云即中有吴平子者故名家子也能作賦有膂力鏹貫巨萬年十六七好飛黄走蒼鬬雞盤馬里中少年附之日相與擊劍舞槊九工白打而性喜畜犬犬嘗滿楼號曰犬臺日作炊籠嗡之一日而炊稍冷即不復進亦不忍進有餘倘犬未就食卒不忍先嘗有少年進獮猻平子大喜乃衣之紅衫冠以絳幘使之跨犬出門蒼頭以金鼓道其前刀劍護其後一市人盡驚雖獮猴亦不意崇礼如斯驚悚汗透紅衫平子恐紅衫之汗獮猴也于是强獮猴浴卒不肯就浴平子使健兒以竹擊之猴乃下盆戲擊水淌楼衆閒跳躍出窓而去行屋如飛主人大懊恨平子中美之弟也而思之又中美之交也偶向思之道其惑思之大笑曰吾能解之遂與中美同詣平子平子素聞思之豪舍獮猴之痛而出見之思之畧不寒暄中美人大言曰可以飲矣主人喜請就飲室思之傾酒一尊起持大槊逕上犬所居楼見犬使殺平殺犬凡百蹄而盧鵲殆盡矣平子不知所為躑躅庭中思之持槊下梯隥目謂平子曰子以紅衫衣獮猴何異以鐘鼓饗爰居乎夫獮猴之去意必曰弃人用犬

將馬用之且君畜犬謂獼猴不可以徒行也今獼猴不脫冕而行矣吾謂子收其車乘毋令其起歸與之思以解君之左右輊去其主者平子不覺大咲豁然而罷先是有孝廉子能滑稽謂一落拓公子曰桑田變滄海奈何守桑田而坐待其变乎公子竒其慮凡先世之遺弃之不餘立錐而平子尤喜其策謂思之曰足下第笑傲詩酒間豈能深思如是乎思之随口答曰吾思更有深于是者固待叩而發耳平子信其有竒乃膝席奉卮酒為壽而請之思之受酒整襟仰天再咲而言曰君知

桑田之变滄海獨不聞滄海之变桑田耶今第買滄海而俟其变則君之桑田異日庸可旣乎平子時聞者捧腹幾為腸断思之落𩲸自甘而不耐人倚勢有某甲者成萬歷乙未進士與友人洪子厓同年適思之過子厓而某甲在座酒間論制舉藝某甲視子厓曰設令我輩復戰寧有敗北事耶思之瞠目對曰覩君之書自當不落人後葢以某甲工楷書耳舉座失色而思之坦然嘗與余輩二十人盪槳西郊吏餘洦㳂有貴人舟自北而來貴人余先人之鄉也余嘗與思之道其事至是思之不暇

思雖使跳躍上岸就貴人舟罵之貴人時攜夫人同游而余友人輩率大醉又不知從行為夫人爭圍船痛辱貴人貴人偵知岸上客咸世家子弟難與爭鋒遂潛下小舟攜夫人而遯余時醉卧舟中都不知貴人船倘知貴人來將不知抵止矣期年貴人竟死吾黨皆謂思之能以舌殺友人之讐云思之行書得米氏家法通篆隸亦不求甚工所為詩文惟尚清率嘗酒酣倚樹罵余輩曰若等苦欲工文抑知文不可工耶古之為文尚實而貴寡今也喜譽崇虛既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恥

而不為也而徒胃左史屈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此其無耻亦何異吮癰舐痔乎其不屑不潔大都類此以故罕與人同卒牢騷以沒世焉素善飯不觧病忽一日無疾而卒享年四十有六存沒年月具載子超之狀中思之嘗泛海有黃蝶如盎前導長年謂見是者多貴令思之已矣豈不於其身于其子孫耶子四人長為超之超之能文弱冠為博士弟子員冠諸生將復文僖之始矣不肖既不能生同富貴死具含斂敢顧忌于筆札之間以自免罪哉故不敢躊躇而為之傳論曰昔人有言才

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思之之偓蹇可勿論矣余因思之而有感于世誼焉當梁松之驕魏文之貴而于父行猶獨拜床下乃今人甫獲一第即弃世誼如遺甚有蓋其子孫之未達至掩耳閉目不屑言之嗟乎孝標絶交之論豈為過乎始先人與一顯者為貧賤交殆某將亡先人以口僕其氣今某子貴矣豈徼秦越且伺間而下石焉不寧惟是至有身膺藩臬忘先人之急難雖吉凶屢搆咫尺若秦越然彼其肺肝何竟出黃雀白龜下也噫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古之婦人猶能守之今之君子猶爾背之世道之哀何日之有又吾聞牛李之黨起自年誼君子謂觀過知仁爰国初以迄嘉隆猶知世間有年家子使今青雲之士而以年誼謁之有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鮮矣余雖未逢其人然寧斷足而不一及其門誠鄙之也嗚呼士生人世安知己之不攀龍附鳳而猥自輕又安知貴人之不委泥沙因螻蟻而伊優其闒茸此非罪在貴人抑貧賤之過矣第使貴人一旦遺榮無祿而人苟薄其子孫彼若有知亦將切齒于地下而不知刻薄之行身自蹈之又

誰咎也然則當其生平交歡之時競以兄弟相呼骨肉相許豈兩人哉而前後異情者彼直以聲勢相附會非真有斷金朋舊之誼強而合倏而離故也嗟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斯言誠千古之金鏡吾安得不死之藥石無涯之富貴以固友誼于千載俾刻薄之俗轉為忠厚乎余家與楊世叔孝廉同里孝廉之先與余家世為婚姻去世叔數世矣而世叔不以余家衰替遂棄中表之禮嗟乎安得如世叔之不忘其祖而與之聿修厥德乎若思之之痛罵貴人而主人能

則執兵而陪其後矣世誼又何篤乎余所以三致意也

負情儂傳　宋楙澄

王仲雍懊恨曲曰常恨負情儂郎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萬歷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游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為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流連始以言詞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

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己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数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娩不辨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詬女曰汝能脅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東西南北唯汝所之女既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三百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咲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游貲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于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為束裝狀遍辭親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飃零作書絶其歸路今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困循經月空手来見女中夜嘆曰郎君固不能辨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一百五十兩向緣線裹絮中明日令平頭密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辨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有心穀然各斂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涕謂女吾道窮矣頎安

所措五十金予女崔躍曰毋憂明旦妾從鄰家姊妹中
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
媽曰毋曩責郎君三百金〻具而毋食言郎持金去女
從此死矣毋覩人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
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
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
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
于是人各贈以所攜須臾之間簪彄衣履煥然一新矣
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
約束復合贈以一箱〻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為
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
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
提二十兩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
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
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幸遭逢于時
自秋涉冬嗤來鴻之寡儔詘游魚之乏比皙白頭則皎
露為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焕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
者艅艎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辟月盈江練飛鏡寫

生請女曰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風烟顧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跡悲關山之迢遥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携手月中趺坐舡首生興發執巵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鄰舟少年者積塩維揚歲莫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為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絶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陶異形顧影徼有所窺歸因扣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綢繆即邀生上舡至酒肆論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歸故鄉乎生愀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寔新安人愀然謂公子旅靡蕪而挟巷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事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而客踐他約于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杯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

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
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
曰為計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
上千金為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
以道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手挈影
雖鴛樹之詛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維谷羝藩狼
濟既猜月而疑雲燕啄龍漦更悲魂而啼梦乃低首沉
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携手下船各歸舟次
女挑燈俟生小飲生目動齒湿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

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
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為百
年欢咲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辞抑声有離音何也生
言隨涕興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
生曰誰為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覲
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
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
篋內女曰明早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
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内時夜已半過即請起為艷妝曰

今日之妝迎新送旧者也不可不工計妝畢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剌李生舟中得女郎信大喜曰諸麗卿妝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畀之即索新安人聘貲過船衡之無爽于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新安人曰頃所携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其一箱来皆集鳳翠霓裳投水中約值数百金李生與軽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珠瑠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某革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盖不貲云亦投之最後恚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声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大哭止之雖新安人亦来勸解女郎推生于側而啐詈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遂代勞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絣使妾将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儈乃復貪財强来縈抱何異狂犬方事趨風更欲争骨妾死有灵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匿韞影托諸姊妹蘊藏奇貨将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妾為李

郎澀眼幾枯翁嵬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携手而倏溺篝簧畏行多露一朝弃捐輕于残汁頤乃婁此残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奠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寧有盡耶于是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求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宋幼清自余自庚子秋聞其事于友人歲莫多暇援筆叙事至妝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披髮而其音婦人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盖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怜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若郎君為妾傳奇妾將使君（滿）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聞曰棄置篋中未携（家）南歸舟中檢舊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祟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他日過瓜洲幸勿作悪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寧肯折筆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盖八年矣舟行衛河

道中拒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

宋氏君求傳　宋栿澄

族曾孫栿澄曰新之幼也讀世父君求傳見其責東岡立皇后張氏有儀秦之風及讀叔父所作傳抑又知幾者夫羨既將辛酸是陳是為君求傳

君求諱志孝少補諸生非其好也坐陷西庄公不中遂亡之京事中貴人浦智浦司吳越御衣君求從而南浦將市奇貨屬之數百金君求好施予及飲博而癖于平康數月金盡空手見浦〻怒欲死之君求曰我亡金亦亡不如生我〻亦能生金浦奇其言寬其約君求乃假浦騶從出入衣冠甚設陽言于羣小曰內臣客我羣小因訟言曰官惟君求是聽于是府中無貴賤交事君求中外欲請謁浦者多因君求君求故引避諸人愈敬信不百日還浦所屬金數倍浦大喜始重任君求初君求與東岡甚密東岡之奏訟西庄公也君求多居間已而東岡屢負遂和于西庄公自言為君求所賣君求始大懟望至是思所以報之乃裝蛟龍錦十箱糊題極固若將遠行狀經過東岡家相與道故極歡酒次乃曰行將

抵越而復于吴行李往來叵測幸頊弟家命從人自舟
中携上開中一箱取物皆故衣襦罷開閉甚艱東岡咲
曰止勿開他箱别旬日忽有數十人酗酗擁君求而來
皆持刀杖君求銀鐺于堂柱人盡北音大駡曰此賊盜
御服稱頊若家尚思倖免耶分布從者急索東岡得之
床下與君求對鎖盤旋拷掠既酷舁前所寄十箱開之
堂上鱗爪非常皆民間所禁東岡計窮乃出生平之蓄
以求免君求亦爲之懇於北人北人始携君求去乃從
浦還京再客鮑忠家忠亦内侍也鎮豫章邀君求往宸

濠生期鮑出菊扇索君求題詩壽濠濠嗟賞良久謂鮑
曰御其倩人乎鮑以情對濠請相見賜余甚厚及再陰
知濠反情説鮑曰豫章非用武之地奉化扼其前昭信
尾其後王狼而戾下悖而嚚無方收也不如避之鮑懼
託君求行賂于京以允請代未几而宸濠反新鎮竟坐
誅鮑得君求之免死也令持數百萬金偕貴戚家奴請盐
引遼陽諸貴戚奴故暴横郎官余敖有意抑之愆期不
給家奴毀廨門而入大詬郎郎訴于朝君求策武宗必
先籍貴人金星夜輦金度榆關而西已而詔下貴人金盡

在籍中獨鮑氏獲免君求嘗以他事下錦衣獄中有邊將觸江彬彬隔以事至受御杖詔獄時溽暑彬示意獄吏嚴三木所居勿得引風令褫襶以死君求重恤之厚賂獄卒得寬械納涼少蘇說獄吏曰是人有功邊陲外人皆知汝曹遂迎江意異日妻子訟冤江豈能保汝曹乎不如生之以不死報江可也獄卒雅信君求反為將軍購湯藥因得不死無何彬誅會故邊將持百金為壽君求卻之曰吾恤君死于冤不圖君生而報也世庙龍飛選立皇后未定君求說鮑曰君今危矣雖然余猶能安君也鮑大驚請受教君求曰君向結皇太后以自固今太后之日西墜矣君何不自附于扶桑之日使某涓如朝霞之映餘輝乎鮑曰吾以卿為義和敢不唯命君求進曰昨觀選中諸女唯張氏美且福然而貧無援君若請于太后而立之此所謂扶桑者也鮑大喜君求乃見皇后父曰君誠欲富貴乎將以為名乎張笑曰富貴哉君求曰君欲女為皇后而以德容自媒徒自苦耳所善鮑司禮可謀也乃偕張見鮑鮑與張結為兄弟明日請之太后且說太后立皇后以樹恩復散十萬金于宮府

張皇后乃得立君求少受府中鞭箠及為校尉南巡持
持貴人書謁刺史刺史重君父節狀引坐款語時君求
子復為錦衣西司房校尉兼官百長刺史問郎君無恙
乎君求起曰兩司邏緝無暇刺史愕然及出不覺引蓋
送至外門當武宗時君求頗橫至世廟始稍稍自緝長
子早亡次子懷德詔守錦衣獄尋卒與君求俱葬京師
論曰余叔父遜菴公嚴純謹然其傳家者亦復不廢君
求甚哉其悟于物理也萬物各盡其靈龍鳳之祥伊
人是豢蛟虎猛志莫或近焉制之刀圭而左右唯命矣若
君求亦未遇刀圭者也

陸彥先傳　蔣鐄

余年十六而識彥先彥先自喜為詩詩名藉甚公卿間
中歲不得意乃益自放人呼曰癡翁微酣踉蹌突至童
子譁云癡翁來則皆走而余先君獨雅愛之彥先之尊
人啟孫先生于先君為中表兄弟呼先君表叔又聚余
族姊先君度甚莊內外子姓亦無弗莊事先君者唯彥
先任性磅礴自如每造先君必索酒酒至則高吟所著
詩襍以他語杯入手數為語奪語又數為酒奪兩不可竟

而炙酒喜極爆且炙且飲且飲且高吟輒竟夜或頹然醉縱談古今不平事戟手瞋目繼以痛哭而先君擁褐聽之亦竟夜不休家釀善酒味冽彥先晚之日此三白耶吾欲首論造三白者叔父宜從坐先君大笑屬余兄弟此異人也毋以痴易之彥先有至性逾三十舉一子而殤不勝悲愴盡燒筆硯托酒人自豪酒適或占歌詩韵檢甚趣或聘之捉刀亦弗謝平生詩皆醉後擊唾壺走筆而成然氣易盡故不復作長篇景語殊曠情語殊楚致語殊逸不甚計工拙而得句輒沾沾聊以消其無聊之況至人間齷齪雖夢想亦不及以故家四壁立余姊拮針自給內頎益不可堪間有贈斤金者懷以歸家人迫攫之金盡出而交謫未已則弍經歲月不敢歸而客余及二三友人舍中或寄僧廬故其詩骨肉頻年盡肝腸遇節推春風吹萬卉不到轉蓬人又情獨愛離捨心惟悲最傷只緣兩重障遂發一朝狂句絕悽斷彥先有至及徐君聲遠王君孟鳳兩人皆善余各有高韵而酷愛彥先忘機後乃善陳生古白三君酬答極多彥先多畏尤畏鬼畏蟲畏爆聲而起居簡率衫袖淋漓

嵩羡剥落糟氣拍人同舍者走匿踉蹌大叫抱一老傭卧曉起亦復恬然一日客茗中别館主人兩戒青衣伴之彥先忽醉卧覺而呼青衣不應遽起取衾自裹匿户扉頃之青衣持炬至驚喜躍出青衣大悸一兒悸死又一日與孟夙步西湖堤上青蟲罣衣幅頋見裂衣驚走里許不可止武士有仗策弗售者窮且餓野哭彥先頋問之亦相持哭甚哀悲感行路或唁之曰乃父子耶何悲也晚歲客喬將軍一琦喬怜其無子遺一妾侍之彥先意頗膻而貧且傯為奔走計饔飧若有家累者

欲以娱所歡而力弗任歲餘困疲乃死蔣生曰彥先多名喜觀為余從伯父平仲館甥伯父曠懷高韻彥先若臭味而伯父反不甚契彥先〻君子頋獨知之之文章有神交有道其然乎其然乎方彥先以貧死余亦落魄不不自振友人欽愚公張豫誠諸君為治産食其未亡人陳古白為檢其遺稿壽諸梓余無一焉生慚中散死媿南州今已矣乃悉生平所習見者為之傳世有讀余之文毋笑彥先為痴人者而吾與之談至人矣